

古代神仙故事：许旌阳

许逊，字敬之，晋代著名道士，祖籍汝南（今河南许昌），后迁居南昌（今属江西），被举孝廉，曾为旌阳县令，又称许旌阳，世称许真君。他不仅自己修道向善，而且扶危济困，劝人忠孝，劝人修道等，留下许多感人事迹。

许逊家世慕仙道，积德行善，其祖父许琰曾为太医院医官，罄其家资赈济灾民；其父许肃也是乐善好施，声名远播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许逊生而颖悟过人，三岁即知礼让，学读书，十岁知经书大意，此后立志为学，修真问道，不羨名利，不求闻达。

他博通经史，明天文、地理、历律、医学、阴阳五行学说，平日周济贫乏，以仁孝忠信教化乡里，深得乡人尊敬。

一次，许逊在南昌集市上买了一个旧的铁灯架，回家擦拭后表面铁皮脱落原来却是纯金的。许逊就在第二次集市上，沿街挨户寻找上次摆摊的那个卖主，找到后对他说：“这只灯架是上次集市时我在你这儿买的，当时我们都以为是一只普通的旧铁制品，我买回去一擦拭，才知道原来这是黄金制成的珍贵工艺品。特拿来奉还。”

卖主感谢地说：“这只灯架，本是祖传的一件物品，尘封已久。只因连年战乱，生活无着，我只得在这里摆摊维持生计，也变卖些家传旧物。这么珍贵的物品失而复得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”许逊的义行传遍乡里。

许逊二十岁时被乡人推举孝

廉，屡荐不就，直至西晋太康元年，因“朝廷屡加礼命，难于推辞”，才前往四川就任旌阳县令。许逊到了旌阳，去贪鄙，减刑罚，倡仁孝，近贤远奸，为当地人民办了许多好事。

他到任时，旌阳正逢水患，低田颗粒无收，他让大批农民到官府田里耕种，助其度荒，使灾民获得解救。当时瘟疫流行，死者甚多，他亲自采药、制药为百姓治病，药到病除，不收分文。又怜他郡病民及老幼妇女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送药送水饮之，亦复安痊，时求医者日以千计。

邻县人民仰慕他的德政，纷纷迁入旌阳，以致人口大增。他“教民忠孝慈仁”，使民风淳化，“争竞日消，至于无讼”，人们亲切地称他“许旌阳”，当地民谣中唱道：“人无盗窃，吏无奸欺，我君活人，病无能为”。

后来晋室内乱，许逊就辞官回归故里，旌阳人民为他立祠塑像以纪念。许逊启程之日，百姓纷纷感恩相送，送至百里之外，至数百里，不少人跋涉千里，一直将其送至南昌家中，不肯回去。于是，就在他的宅居旁搭起房舍定居，状如营垒，都改姓许，人称“许家营”，这一地名流传至今。

许逊回南昌后，见到南昌连降大雨，对他父亲说：“这大雨再不停，江边的百姓就要遭殃了。”他父亲告诉他：“你到旌阳后，南昌之境水患不断，听人传说这是一条孽龙聚集蛟党在作怪，兴风作浪，

或覆人舟船，或坏人屋舍；逆行暴雨，引发洪灾；变化人形，残害百姓，实为人间大患。”

许逊知道后决心荡妖除魔，为民除害，当时追随他的弟子很多。许逊拜丹阳黄堂宫谶母学道，谶母授他斩邪之法。

相传，许逊为民治水的精神感动了天神帮助，天神赠他斩妖神剑。许逊率众弟子在神兵的帮助下铲除恶龙，根治水患。许逊还到进贤、丰城、洵阳、鄱阳、都昌、湖口、余干、武宁、奉新、长沙等地治水，使各地风调雨顺。

许逊不仅自己一心向道，还向人劝善，写《八宝垂训文》教化乡里，教人“忠孝廉谨、宽裕容忍”。他解释这八个字的含义，忠则不欺，孝则不悖，廉则固贫，谨而勿失。宽则得众，裕然有余；容而翕受，忍则安舒。修身如此，即可以成德而进道。

乡人被其所感化，“皆迁善远罪，孝悌兴行”。四乡之人经过许逊所居之处，常见鸣鹤翔飞，庆云缭绕。当时东晋战乱不断，江南频遭兵祸骚扰，而许逊居所周围数百里之内，却是盗贼不入，闾里晏安，人无灾害，丰衣足食。

许逊扬善除恶，德著人间，据《神仙传》中记载，晋宁康二年，许逊时年一百三十六岁，在南昌西山举家飞升，得道成仙，他和其弟子十一人也被称为“十二真君”。旌阳县自许逊飞升后，改为德阳，以表其德泽惠民。

自古以来，道德高尚之士都



是坚定不移的追求真理，砥砺前行，并感染教化世人从善如流，把高洁、德操作为自己处世立身的准

则，维护真理和正义！

现代社会中的元神离体案例

在2003年8月的美国《读者文摘》中，记录了几则发生在美国的元神离体故事。

“那一定不对，这可是脑颅手术”

1991年夏天，Pam Reynolds女士，一个家住亚特兰大的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得了脑血管堵塞，有生命危险。医生告诉她必须做手术。为使手术成功，需要停止她的大脑和心脏的功能。当Reynolds女士处于麻醉状态时，有各种仪器在监测她的脑干的功能，以及她的体温、心跳、呼吸和其它主要的生命参数。她的四肢被固定了，眼睛也被蒙上了。

当医生打开她头颅时，Reynolds女士感觉她“跳出”自己的躯体，在高于手术医生肩膀的一个位置观察手术的过程。她发现医生拿着一个像电动牙刷的东西。一个女性的声音在抱怨病人的血管太小。Reynolds女士觉得他们在给她的腹股沟部位做手术。“那一定不对”，她想，“这可是脑颅手术”。

但即使Reynolds女士的眼睛和耳朵被蒙上和堵上，她所观察的真实发生了。手术锯确实像电子牙刷。手术确实发生在她的腹股沟，因为必须把她的的心脏和“心-肺机”用导管连在一起。

医生把Reynolds的血液放干以便使她处于“休眠状态”。但从所有的控制仪器看，生命依然存在。Reynolds女士发现她穿过一条通向光明的通道，在尽头，她看见了她的很久以前去世的祖母、亲戚和朋友。时间好像停止了。然后她的叔叔把她带向她的身体，并指示她回去。她像跳进了冰水中。当她苏醒后，Reynolds把她的经历告诉了医生。

“那不是我，那只是我的身



体”

佛罗里达的内科专家，Barbara Rommer，在70年代早期遇到第一个“濒死经历”的病人。从1994起，她面谈了600多据报有“濒死经历”的人，并写成了一本书。下面是她记录的几个案例。

Robert Milham在一次心脏病发作中心脏停止了，“痛苦消失了，我停留在我的身体的上面。我看着我的身体躺着，他们把船桨放在我的身上”。经过了一个自私的一生，他说，他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慷慨的人。

企业家Ken Amick在一次过敏反应中停止了呼吸，全身发蓝。“我可以看见颜色，我可以听到声音，我可以感觉到感情，如害怕和放松。那么，那个躺在桌之上的蓝色的东西是什么？那是我，我害怕看到他。但那不是我，那是我的身体。”

在2001年出版的英国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中，荷兰心脏专家Pim van Lommel重新讲述了一个濒死现象的事例。一个44岁的心脏病患者，已处于临床死亡状态。救护车把他急速送到医院，医生用振荡器重新启动他的心脏。护士取走了他的假牙，以便使呼吸道管能插进他的喉咙。当

病情稳定后，这个人被送到特护病房。

一周以后，这个病人看见那个取走他假牙的护士，病人认出了他，尽管在前一次的相遇中，他是处于临床死亡的状态。

“你从我的嘴里取走了我的假牙。”她对护士说，然后准确的描述了他的“脱离肉体的他”看到的详细情况。

现代西方医学研究者已经不得不承认，“濒死经历”是由于大脑的功能紊乱引起的这一解释是不令人信服的，意识不仅仅只存在于大脑中。

英国的Southampton医院的研究者在杂志《Resuscitation》中撰文称，11%的病人回忆大脑有无意识阶段。6%的从心脏病救活的人有“濒死经历”。Van Lommel和英国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了意识可以独立于活动的大脑而存在。

“濒死经历”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人们认为已有答案的问题：什么是死亡？意识在哪里？科学可能发现和证实灵魂吗？

资料来源[1] Reader's Digest, August 2003, page 122-132.

古代名医：医缓

医缓是春秋时代(公元前770年—前476年)的秦国名医，称“医”表示职业和头衔，“缓”是他的名字。据史料记载，他有超常的医术。

晋景公是当时晋国的君主。在鲁成公八年的时候，他杀了宋国的大夫赵同和赵括。由于自己有病，晋景公就在鲁成公十年(公元前581年)的五月间，把大儿子立为晋国的君主。

随后晋景公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恶鬼，长长的头发披散着一直拖到了地上，一边拍打着胸膛，一边对着他又跳又嚷：“你杀了我的孙子，这是不义的行为！天帝就要为我伸冤了！”说话间，那鬼打破了大门和景公的卧室门冲了进来。晋景公害怕了，跑到另一间屋里，那个鬼紧追不舍，又破门而入。后来有人说，这是赵括的爷爷的鬼魂。

晋景公吓醒之后，便把“桑田巫”召来，结果这位巫师说出的情况与他梦中所见完全相符。景公便问道：“那结果会怎么样呢？”巫师说：“你吃不成新收的庄稼了”。晋景公的病很快就加重了，于是派人去秦国求医。秦国的国君便派医缓来给他治病。

在医缓到达晋国之前，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的病显现为两个小童子。其中一个说道：“医缓他可是个良医啊，我怕他会伤害我们，怎样才能逃脱呢？”另一个说：“只要我们躲到‘育’的上面、‘膏’的下面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”

医缓到了晋国，为景公看过病后，便对他说：“你这病是

不能治了。在‘育’的上面、‘膏’的下面，那里是不能用攻伐方法的，而且药力也不能深入到那样的地方去。实在是治不了啦”。晋景公说：“你真是良医啊！”于是赠送他丰厚的礼物，把他送回秦国去了。

到了六月间的丙午日，晋景公想吃新麦，便让管理田产、野物的官吏献上麦来，让御厨做了面食。又把桑田巫召来，让他看过了自己的面食之后，就把他杀了。但是，就在晋景公打算吃面食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肚子发胀。于是他就去上厕所，结果掉到粪池里去淹死了，最终还是应验了桑田巫为他卜定的命运结局。

以上史实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著名典故，并被凝聚为“病入膏肓”的成语流传至今。另外，中医的针灸中有“膏肓穴”。孙思邈认为“膏肓(穴)能主治虚羸瘦损、五劳七伤及梦遗失精、上气咳逆、痰火发狂、健忘、胎前产后等，百病无所不疗”。可见它的治病机理是扶正祛邪，因此可以作为强身健体的养生穴位，让身体虚弱的人(包括慢性病的病人)长期使用。

当然，从中医学、人体科学乃至人类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段宝贵史料的重要性又远远不止于此。它对中医历史上医、巫分流的理论问题，对中医病因学中“巫言鬼魂、医称邪气”现象的实质，对古代“巫”的客观认识和评价，对鬼魂的存在及其对疾病诊断、治疗的影响，以及轮回业报、因果报应、免除灾害的可能性等等重大问题，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而生动的参考实例。